

人生就该这样

刘毅新 著

不屈的人生，励志的寓言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最新
力作

人生的乐趣是超越！

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晴天，就在于超越，超越极限。

一个人在平地上看不到阳光，是云彩遮挡了。

他在高山之巅看不到阳光的话，因为有浓密的云层。

他要是坐上宇宙飞船，进入无垠的太空，就必然能看到灿烂的阳光。

人生就该这样

刘毅新 著

不屈的人生，励志的寓言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生就该这样 / 刘毅新著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5.12

ISBN 978-7-5143-4325-0

I. ①人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9828号

人生就该这样

作 者 刘毅新
责任编辑 李 鹏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1/32
印 张 6
印 数 3000册
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325-0
定 价 29.3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人生有晴天（序）

一个人在平地上看不到阳光，是云彩遮挡了。

他在高山之巅看不到阳光的话，因为有浓密的云层。

他要是坐上宇宙飞船，进入无垠的太空，就必然能看到灿烂的阳光。

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晴天，就在于超越，超越极限。

人类的作为是趋乐避苦所致，即快乐原则。人生的旅途中既有快乐的花朵，也有痛苦的尖刺，像白昼和黑夜一样。我们要是逃避痛苦，就无助于心智的成长，反而可能使之退化，结果引发更大的痛苦，只有直面一途才能化解痛苦，与快乐为伍。化解痛苦的过程像解开一道难题使心智提升，解题的难度越大，提升的力度就越大，所以痛苦是激发心智成长的力量。

我自幼残疾而无法行走，感受的痛苦就比常人更多，心智成长的愿望也比常人更强烈。我二十多年创作寓言的经历是心智成长的体验，我们的成长伴随着整个人生，每时每刻是成长的机会，靠的是“知行合一”的结果，仅仅在头脑里感悟的话，成长的意义就只有蜻蜓点水般的变化。

我开始创作自传的想法是整理自己的人生感悟，就杂乱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后来将自传以励志为主线，记述心智由混沌变得明晰、由消极变得积极、由痛苦变得快乐的成长体验，可谓是不屈的人生，励志的寓言。

谁的青春不迷茫，谁的人生不困惑？人同此心，我以“顺应自然，因势利导”的理念，推己及人地感悟生命的意义、思索人生的真谛。我在这样的励志自传里，穿插了三十多篇精心创作的



序

励志寓言，它们是“小故事，大智慧”作为引子，自然而然地写出了三百段左右的励志格言，那些人生感悟像大海里星罗棋布的岛屿散落在各处，自传就成了与众不同的心灵鸡汤，有着无比激昂的正能量。

亲人、朋友无微不至的关爱是我心智成长的积极力量，最终成为命运的主宰者，作品因此充满了励志之意。我创作本书时，就深切地感受到本书不仅记述了自己的体验及感悟，也记述了亲人、朋友暖心的关爱，尤其是父母悉心照料了我将近半个世纪，就将自传献给父母吧！

我时时感受着亲人、朋友的关爱，就觉得没有多少苦难，本书的字里行间跟自己阳光般喜人的心性一样，其中点缀的一些趣事像体育赛事场间休息的轻松时刻。

我除了擅长思索外，别的长处是坚持，坚持使自己在二十多年里创作了一千四百多篇寓言，直至出版《智慧的悖论》寓言集，这是心性的超越，不同于智慧的超越。我要是一时创作过多，就可能影响到作品的质量，于是每天创作一个多小时，日日不懈地坚持六月有余，本书最后写了十多万字。

我的处女作是一投稿就得以发表，但事后有些修改，甚至连标题都不是原来的。我擅长创作的寓言短小精悍，没有一篇超过一万字，本书是我中长篇的处女作，难免有不足之处，在此希望读者多多地包涵吧。

目 录

金色的童年

幸福是亲人无微不至的关爱 / 2

艰辛，而不成功的康复 / 23

智慧的超越 / 30

生命的力量 / 39

非凡的学生时光

轻松的学习 / 50

老师和同学 / 61

风雨上学路 / 74

人生的乐趣是超越

起步，遭到当头一棒 / 80



柳暗花明又一村 / 87
再接再厉，超越自我 / 102
成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/ 123

像生活一样多彩的网络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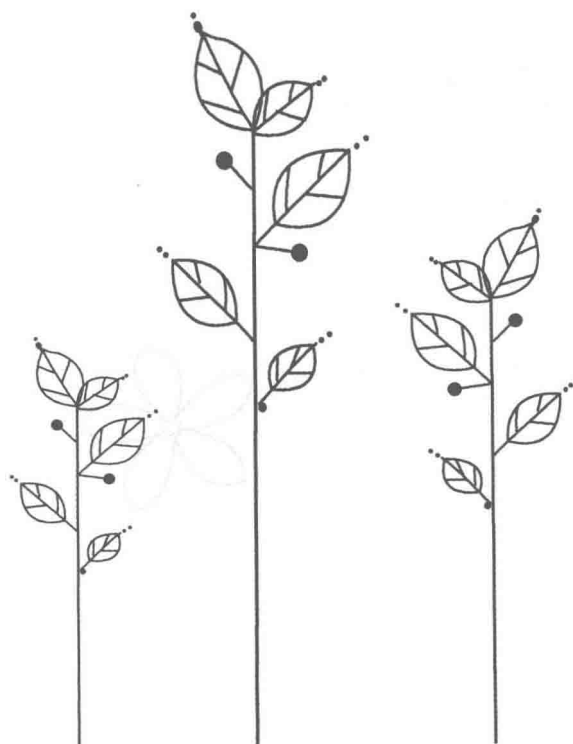
网络不是虚拟的 / 138
有缘千里来相会 / 144
志愿服务你我他 / 1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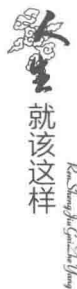
智慧的光芒照亮人生

智慧的人生 / 156
美好的人生 / 165

后 记 / 185

金色的童年





幸福是亲人无微不至的关爱

云层聚集得浓厚，雨点就噼里啪啦地落下；万物得到了雨水的滋润，给点阳光就灿烂地蓬勃生长。金色的秋天是收获的时节，瓜熟蒂落的时候，我出生了，出生在一年里最美好的日子中，没有春天的潮湿、夏天的燥热及冬天的寒冷，有的是秋高气爽怡人天。生命是一条陌生的时光隧道，一段未知的人生旅程，我们只有体验过后，才能明白其中的酸甜苦辣，此刻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，此地不知道下一地会遇到什么，此刻的美好无关下一刻是什么，此地的美好无关下一地是什么，就像一块石头，打开它可能依然是分文不值的顽石，也可能是价值连城的美玉。生命要是娇艳的花朵，就淡然处世使它常开不败，尽展芳姿；要是生硬的尖刺，就奋发而为将它化作花朵，迎风傲立。

一九七二年十月二日的那天，我们的地球上像往日一样诞生了无数的奇迹，有无数可爱的生命降临于世，有无数可爱的孩子降临于世，我是其中的一个男孩。母亲经历了分娩的万般苦楚后，我迸发出一声无比洪亮的啼哭，宣告了自己的到来。

我来了、我来了，我降临到世界上，我对世界来说是陌生的，它无论我的美与丑，像慈爱的父母一样接纳我，用温暖的怀抱包容着我一切的一切；世界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，我无论它的昼与夜，睁开明亮的双眼，动用五官、动用整个躯体感知它的变化，它一切的一切在我的心中驻留。

我有一年生日的黄昏时分，落日前的斜照将橙色的阳光照了进来，房间被照得通明透亮，连角落里都暖意温馨。母亲那时即将退休，夹杂在黑发里的银丝随着言语的动作而微微颤动，她见

景生情，双手比画出怀抱婴儿的样子，慈爱地对我说：“你出生在傍晚前后，生下来的时候只有那么一点，直到现在都觉得你没有长大似的。”

“子女无论什么时候，都是父母的孩子。”父亲一脸笑意地看看我，又看看母亲。我那时已经成年，躯体和意识上全然没有幼稚的影子，其实孩子无论是牙牙学语，还是白发苍苍，永远是父母膝下的宝宝。

“呵呵，妈，我是几点出生的呢？”我喜欢准确的事情，习惯地问道。一个人脚踏实地是有着空间的位置，在时间的维度上也要有自己的坐标，我们人生的体验贵在把握当下，务实地过好每个时刻——昨日已经离去，腿脚再快也追不上时间的步伐；明天没有来临，手臂再长也够不到天边的太阳。

“你哥哥也差不多出生在这个时段里，不是十六点，就是十八点。”哥俩好呢，连出生的时间都挨着。

“反正是‘夕阳无限好’的时刻。”父亲从椅子上站起，缓步地向我走来。“那天阳光明媚，十月初的天气都晴好得使人心情愉悦，你的出生更是叫我们喜上眉梢。”

“我怀疑自己是拿着钟表出生的，在吃饭时就来到世间。爸，我们去看看妈妈今天做了些什么好吃的。”

我当时想，父母就两个孩子，手心翻过来是手背，手背翻过去是手心，我和哥哥是他们的骨肉，分不清谁的出生时间，有什么关系呢。

父母给与了我宝贵的生命，即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”。

我的父亲于一九四三年，出生在江西省南康县潭口乡。潭口乡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撤乡设镇，南康县后来成为南康区，隶属赣州市。赣江像宇宙中亮丽的银河，自南向北地流贯江西省，是江西的母亲河，章江、贡水两条支流在赣州交汇而成赣江，千里赣江第一城的赣州因此得名，赣南与闽西、粤东并称为中国三大客家人的聚居地。家乡傍水而居，土地肥沃，父亲说，在那里撒下种子，不用怎么侍弄就有喜人的收成。先人们看中了灌溉之

便，就定居在那里，但江河像一头难以捉摸的野兽，时不时地发怒，洪水四溢，天地之间只有白水一色，使人悲伤地觉得整个地球都泡在了水里，辛苦劳作一年可能颗粒皆无，甚至房倒屋塌，正所谓是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。

我的祖父母一生居于乡村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务农。祖父种庄稼时，流的汗水、花的心思比别人多，甘蔗就长得格外高大健壮，因此被评为南康县的农业生产模范，最后前往省城南昌接受表彰。父亲是祖父母的次子，他上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姐姐，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我遇到农民出身之人，就告诉人家“我的爷爷、奶奶是农民，我是农民的后代”。我是城市居民，但不觉得有多么高贵，有的是万事万物平等的自然之心，所谓的高低贵贱是偏见而已，要是上溯若干代，人人都是农民或牧民，再上溯的话，大家都是浑身长毛的类人猿，直至构成物质的元素。

父亲在乡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、少年时光，他平时帮着祖父母做些放牛、挑水的事情。他说，家里的水缸大过了普通的餐桌，只比餐桌矮一点，一桶桶地挑满水缸十分不易。大人们在农田里挥汗如雨地劳作，和他一起挑水的是一群十多岁的小伙伴，大家一开始挑水时，走路不稳像摇摆的醉汉。

在乡村终日劳作也只是够温饱，生活过得异常艰难，父亲只读了几年书，连小学都没有毕业。一九五八年时，父亲想帮助家里，就参加了工作，当时赣州铝厂开工建设，那里的一砖一瓦留下了他辛勤的汗水，甚至血泪。他说，有一回踩到一枚跟筷子一样粗大的铁钉，脚掌从下到上地扎了个透，汩汩而出的鲜血流了一大摊。

一九六一年之际，父亲正值十八岁的青春大好年华，回家时遇到了征兵之事。男子汉的躯体里流淌着天然的血性，自幼就有从军报国的想法，父亲随即应征入伍。有困难的地方就有军人的身影，他说，有一年天寒地冻，电线被白色的冰雪冻成一团，他和战友们就拿着长长的竹竿敲打之，以免电线负载过重而折断。军队的烙印时刻影响着他，直到老年，坐立行走的姿势都中规中矩。

我的母亲于一九四九年，出生在江西省赣州市，家乡为蟠龙



乡，那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撤乡设镇，为赣州市所辖。

我的外祖父在政府部门工作（他工作的年代没有公务员的称谓），外祖母是一名建筑工人。母亲是外祖父母的长女，她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

母亲的童年跟随她的祖父母和叔叔在蟠龙度过，乡村的生活跟那时的父亲一样艰难无二，三位长辈有好东西就舍不得自己享用，而留给了她。后来，她回到了城里，平时帮着外祖父母做饭、照料弟妹。母亲读书的时间比父亲少，她学习刻苦就成绩优秀，最后成了一名戴有两道红杠杠袖标的中队长。她说，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，她贪看同学的小人书，就放慢脚步落在了后面，十余步之前的一段墙体因为雨水的浸泡而突然倒塌，结果很多同学死伤惨重。

母亲十多岁时就辍学了，做零工挣钱补贴家用，她那时没有成年，就用稚嫩的腰身挑起沉重的砖石沙土，无论严寒酷暑，每天要足足地干满八小时。到了一九六五年，母亲就正式参加工作，她跟父亲的生活轨迹差不多，一成年就远离家乡，被安排到了江西机械化工厂，那里在江西省吉安县。

父亲从部队退伍后，安排工作时也到了江西机械化工厂。

父母工作以后，每月的工资除去自己的伙食开支，剩下的大部分钱就寄回家里，帮衬各自的父母。

父母两人的家乡相距不远，两个地方现在在同一座城市，他们此前近在咫尺而不曾相识，最后命运之神运用工作的安排将两位陌生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，就此相识、相交，进而相知、相爱。江西机械化工厂是新建的，父亲和母亲在那里一同工作，挥洒着青春的汗水，一同休闲，留下了温馨的欢声笑语，爱情的种子就在他们青春的心田萌发。一九六八年时，父亲和母亲情投意合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过了一个世纪又迎来一个世纪，过了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。

一九七〇年的春天，父亲和母亲有了第一个孩子，那是健康帅气的男孩，他是我的哥哥。我和哥哥的祖籍是江西的赣州，但出生地是江西的吉安。

哥哥生于春天、我生于秋天，可谓是春秋之子。年长者为兄，

哥哥在岁数上是自然地身为兄长，其他的事情也当之无愧是兄长的作为。我身有残疾，父母就全身心地照料我，照料年幼的哥哥则分身乏术，于是狠心地将他送回赣州，由外祖父母照料。我幼年时对哥哥的印象模糊得像雾霭一样，直到举家迁回赣州，他那时已经读书，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男子汉。

一九七七年时，父母在江西机械化工厂设法调动工作，最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乡，新的工作单位是赣州钴冶炼厂（该厂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改制为赣州钴钨有限责任公司），他们在那里光阴似箭地工作了二十年，于一九九七年的夏秋时节，一脚前一脚后地双双退休。父亲遵循着祖父勤劳肯干的作为，他无论在哪家工厂，年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，通过不懈努力，最终成了后者那家工厂某一科室的负责人，跻身为中层管理人员。

回想回家乡那天搬家时，一家人的家具什物少得可怜，一辆货车就能全部运走。天色蒙蒙亮之际，我和父母登车启程，伴随着汽车发动的轰鸣声，有邻居放了欢送的鞭炮，大家互相挥手，依依惜别，父母后来回访过那里。我对那天的天气情况记忆犹新，太阳在中午时钻出了云层，天色放晴，等下午回到赣州，又阴沉了下来和早晨的光景一样。几十年后，我绘声绘色地跟父母说起那天的事情，母亲感叹我四岁多就记忆力惊人，但又说“没人打爆竹吧”，父亲坚定地说“某某打了爆竹”。

一家人从此团聚，我和哥哥在一起了，两个小男孩相处就难免吵嘴打架。我幼年换牙的时候，有颗门牙摇摇欲坠将要脱落，有一天和哥哥打架，手脚不够用就张嘴咬他的胳膊，结果那颗门牙一咬就掉，掉得有点离奇。哥哥跟我无论发生什么不快，总是他吃亏，我要是赢了，就自然是赢，我要是输了，父母就会说他“不要跟弟弟计较”（父母的分寸把握得好，对孩子不溺爱，我无理的事情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）。他左右为难就不怎么招惹我，我也知趣，不能得理不饶人，两兄弟在小时候就相安无事。

哥哥小学、初中的学习不怎么冒尖，高中期间的责任心激发了他的潜能，学习成绩像坐火箭似的突飞猛进，一九八七年时在重点中学的文科班一举考取了前三名，最后前往北京的一所知名大学攻读本科。



哥哥在一九九一年大学毕业后，像外祖父那样成了一名公务员，那时的大学毕业生由政府包办分配工作。他秉承了祖父、父亲两代人的优良传统，在工作上兢兢业业，获得了上至中央部委、下至省市厅局的各种荣誉，现为某一政府部门的负责人。哥哥像父母一样顾家，参加工作后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给了祖母（祖父在此前过世了多年）、外祖父母，第二个月的工资又给了父母，自己则口袋空空地分文不剩。

哥哥上大学时，我还在读初中，他在寒暑假里，虽然知道父母看过了我的成绩单，但也要再看一遍，以他的高标准衡量那些成绩，有一次看到我的英语成绩有些下降，就不苟言笑地说“英语没有以前理想呢”，父母没有那么严肃，就让我未免有些紧张。责任心使哥哥的外表看似冷峻，但内心有着春天般的温暖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绅士。外表跟内容未必一致，通常不能决定内容，就像和氏璧，没有加工时被人认作一文不值，加工后价值陡升。我们认识一个人，应该听其言、观其行，特别是细节之处，虚假的事情做不到处处真实。

我是一九七二年的金秋之时出生的，父亲和母亲有了第二个孩子，我也是他们最小的孩子。我出生时没有缺胳膊短腿，感觉跟哥哥一样健康，使父母觉得是锦上添花的事情。

一个人诸如脸庞、身形的模样，甚至性格，无一不是父母之身的印记。父亲刚毅的脸膛方正饱满，鼻梁挺直，标致的面孔跟演员一般无二，他的身材中等偏上；母亲是中等个头，也生得漂亮，浓密的黑发衬托着白净的肌肤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原本生得特别大，在深深的眼窝里就显得更大，跟欧美白人的双眸一样。我和哥哥的相貌综合了父母各自的优点，就有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，哥哥的身材比父亲更高大。我比哥哥小两岁多，幼年时的身高跟他差不多，只矮了半个头，后来由于残疾的原因，最终定格在一米六左右，而残疾使自己无法站立，就狡猾地掩盖了身高的缺陷；我家没有人是膀大腰圆的胖子，我的体型也没有例外。

躯体是自然的，姓名是社会的。我姓名里的“刘”姓是自然地随父而姓，“毅新”之名出自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之手，她说“幸好多了一个‘毅’字，要不叫刘新的非常多，还有叫刘毅的也多

如牛毛”。我在家族里是“孟”字辈，同辈之人里有的名字有字辈、有的没有，那些单名就没有字辈的位置。我的名字笔画较多，写起来有点费事，但起得十分出色，“毅新”之名昭示了“人生之事在于不懈努力，就有一番新天地”。

“欲速则不达”不是说着玩的。瓜果不到时候就成熟不了，既不好看，也不好吃，自然的规律是无比强大，遵循着循序渐进之道，有了上一步才能有下一步，走好了上一步才能走好下一步，要是拔苗助长，破坏自然的规律，就可能出现问題，甚至满盘皆输。十月怀胎实际是九个多月的二百八十天左右，我则早产了一个多月，就急匆匆地来到人间，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，鲜活的生命是无比精密的构造，结果我先天不足，落下了脑瘫的残疾。

我出生没几天，就不知道自己吃奶，嘴唇黑紫得吓人，周身发黄，气若游丝。父母像掉进冰河似的心慌，连夜抱上我，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疾行在山路间，就近前往一家工厂的职工医院（父母工作的工厂地处偏僻的山村，只有医疗条件简陋的卫生所），人家告知“这里的设备不佳，无能为力”。父母绝望得六神无主，无奈地把我带回了家，后来我意外地知道自己吃奶了，幼小的生命被母乳滋养着得以延续。

我一岁左右的时候，要像别的孩子一样学走路之际，问题就如同退潮后的沙滩显现了出来，站立时用脚掌的外侧着地，而不是整个脚掌平直地站在地上便于着力，腿脚也指挥不灵地不知道如何迈步，结果无法行走。我那时连坐都坐不稳，像无根的浮萍，可能倒向前后左右的任意一方，直到八九岁才能坐稳，不至于摇摆不定，这是我上学较晚的原因。天无绝人之路，不幸中的万幸是我的智力跟健全人相当，有的地方甚至超常，这也许是代偿机制的作用，即“上帝给人关上一道门，就同时给人打开一扇窗”；感知觉没有异常，视力、听力尤为敏锐，腿脚的感知觉也和其他地方一样，别说被蚊子叮了能感到痒痒的不适，就是在叮咬中也能感到细微的变化；语言、双手基本正常，应对吃饭穿衣、读书写字等日常的事情不费吹灰之力；腿脚也能有所动作，但不易控制到位，细节上无能为力，跟没有准星的枪支一样，尤其在紧张时，痉挛起来就越加不易控制。命运的窗户可能不是由上帝打开的，

而得益于别人的点拨或者我们自己运用头脑里的全部智慧、躯体里的全部力量，百折不挠地求索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窗户。要是没有文艺才能，就试试体育那扇充满生命活力的窗户，要是做不了精明的商人，也许胸膛里流淌着滚烫的血性，能成为手握钢枪的军人。

父母在生活中对我的照料是无微不至的，无论是幼年，还是成年，对我像照料弱小的婴儿一样。吃饱穿暖自不必说，我平时的困难是无法行走，无法迈动腿脚前往想去的地方，那时父母是我的依靠，他们健壮的腿脚就成了我的腿脚，用他们坚实无比的步履为我踏平人生的坎坷。近处的地方、有台阶之处，他们就抱着或背着我，前往想去的地方。

我想走动的时候，父亲就伸出一双结实有力的大手，过来抱起我，一直抱到我二十多岁。母亲身为女性，力气较小，我幼年后就不怎么抱得动，于是用她柔弱的肩膀代替更为柔弱的双手，背着我走上走下。父母五十岁左右时，时光消磨了他们的力量，抱着或背着一个人就无能为力，无奈之下才让我坐上了轮椅。我有部轮椅是舶来品，没有“手轮圈”，无法自己驱动就由父母推着行进，平稳得如同走在镜面上一样（我现在的轮椅有手轮圈，是哥哥为我买的）。天底下的父母无不抱着一个愿望，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，诸如健康、聪明之类，总之是完美无缺，跟光彩照人的王子公主一样，我虽然是残疾之躯，但父母同样怀着美好的愿望，他们一直希望我能完全康复，有一天能靠自己的腿脚走在广阔的天地间，就不想使我过早地用轮椅，免得像藤蔓缠树似的依赖它，懒得为康复努力。

父母抱起我时，他们就弯下自己的腰身。我一伸手就够着了父母的脖子，然后两手勾在他们脖子的后面。父母用他们的双手托住了我的臀部，随后腰部发力，直立身躯的同时双手向上地托举我，最后站起，挺直得像一根旗杆。

世间最温暖的地方是父母的怀抱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我感受着亲人的关爱，对于孩子来说，有了父母就有了世间的一切。



父母紧紧地抱着我，生怕从手中滑溜出去，他们步履稳健地行进。我在父母的怀里不能乱动，静静得跟睡着似的，要不他们为了保持平衡，就可能无端地多费力气。我被抱着即在父母面前，他们就被挡住了部分视线，只能看到稍远之处，脚下的情况变得一无所知，那样他们抱着我在平地上走可能不难，但上下台阶时就凭感觉走动，小心翼翼得像探地雷。

我的腿脚不怎么听使唤，尤其在有所动作时可能变得越加厉害，父母抱起我时，我的腿脚就可能会把碰到的椅子带倒。同样的原因，他们让我坐到椅子上时，腿脚也可能带倒椅子，接着他们继续抱着我，找到另外一张椅子，或者腾出一只手扶起倒下的椅子，让我坐上去。

我坐的地方不能太低，要不父母弯腰过头就不便发力，难以站起。反之，他们让我坐下时，座位也不能太低，他们弯腰过头就可能失去重心，连同我一起摔倒。

母亲背我的时候，我用勉强能站立的左腿，扶着她的肩膀，单腿站起像金鸡独立似的，然后两手从她的肩头处向前伸过去。她的双手同时伸向身后，托住我的臀部，将我送到自己的背上，那双手接着滑向我的膝盖以便把住腿脚，最后迈步前行。

我被母亲背在身上，不听使唤的腿脚可能捣乱，失控地以极大的力气夹住她的腿脚，使得她行走不便，像螺丝拧得过紧，机器就运转吃力；我的左腿有时无法适宜地弯曲，病态的强直像一根棍似的，她的手就把不住我的左腿而不便借力平衡；我的脚掌也可能乱动，干扰到她行进的腿脚，在平地上如同被东西绊住一样，在上下台阶时则有一脚踏空的危险，使大家一起摔倒，这时她就说：“你把腿脚放松些吧。”

我清楚自己的危险之举，也想放松腿脚让母亲走得便捷，但脑瘫的残疾一旦紧张了，放松就可能无法片刻即成，偶尔南辕北辙地更紧张。

虽然有种种难处，但父母在行进中自我调整姿态以求平衡，没有摔倒过一次，他们总是像应对一件易碎的瓷器，不让我受到任何伤害。